

## 第十回 書房內明修棧道 牆頭上暗渡陳倉

話說文芳問臨川有何妙計，能害馮旭。臨川道：“大爺要我獻計不難，祇要依著晚生用計便了。到了二十六日，是馮旭過聘吉期，大爺坐轎往兩家恭喜，正是：‘惱人須在暗，相見亦何妨。’”

如今你兩家和睦，與他和好，除他疑心，漸入佳境。晚生，自有妙策。大爺若不依晚生，另請高才計較。”花文芳原是想他的婆娘，不如將計就計，把他留住在此，等我今晚與他老婆成就了再處。便道：“我大爺依你之計，祇是不放你回家。”魏臨川道：“大爺既肯依晚生，晚生怎敢不依大爺。”

又說了些閑話，祇見書童擺下飯菜，二人用畢。文芳見日色尚早，怨道：“老天老天，往日不久就晚了，今日如何還不晚。”叫過有憐附耳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有憐點頭知道。

堪堪天將晚，花文芳吩咐拿酒，書童擺下酒餚喫了兩三杯。有憐道：“舅老爺著人來請大爺說話，就要過去。”花文芳道：“曉得，先拿飯來喫。”書童連忙送上飯來，文芳喫畢道：“老魏，你且慢慢飲，等我回來陪你。”臨川道：“大爺請便。”隨即起身去了，暗叫有憐吩咐門上，不許放魏臨川出去，又叫人取張梯子，放在花園牆邊。花有憐答應，不一時，有憐走來回道：“那張梯子拿不動。”文芳道：“叫別人拿。”有憐道：“都不在花園。”文芳道：“我同你二人拿去。”

走到花園費了幾多氣力，方纔將梯子豎起，取了一塊石子在手，吩咐有憐去罷。

花文芳爬上梯子，上了牆頭，將石子向他房屋一丟，祇聽得骨碌碌滾將下去，不一時見黑影中一人，爬上晒臺來，臺上放了一條板凳靠牆，口中說道：“你可墊定了腳，看仔細些慢慢下，我扶你。”文芳道：“你可扶穩了。”戰戰兢兢爬過牆頭，接著板凳挪下來，二人攜手下了晒臺。

進得房門，祇見房中高燒銀燭。花文芳作了一個揖道：“那個小丫頭不見麼？”婦人道：“先去睡了。”文芳道：“既蒙垂愛，萬望早赴佳期。”婦人道：“何須著急，有句話兒說個明白，倘你日後娶有妻房，將妾身放於何地？”花文芳道：“我大爺豈肯負你今日之情？”婦人道：“你口說無憑，須要發個誓兒，我纔肯信。”文芳慌忙跪倒塵埃道：“老天在上，弟子花文芳，若負了崔氏今日之情，叫我死於刀劍之下。”崔氏將文芳扶起道：“願君轉禍呈祥！”

看官，花文芳祇說賭個口頭咒兒，誰知後來果應其言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花文芳即欲上床，崔氏道：“且慢，你我緣，妾身置得一杯水酒，與你同飲一杯。”文芳道：“何須如此？”那婦人親自辦下六個小菜，一壺暖酒，兩付杯筷，請文芳上坐，喫了兩杯酒，文芳在燈下觀看婦人，三杯酒下肚，臉上紅裏泛白，那有心腸喫酒，起身將婦人抱到床上，正是：

雲鬢蓬鬆起戰場，花團錦簇布刀槍。

手忙腳亂高低絆，脣舌相將吞吐忙。

說不盡的萬種溫柔，百般歡暢，不覺漏下五更。正是：
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

婦人見天色微明，催文芳起來，起早過去。今日晚上早些過來。文芳起身，穿了衣服，慌慌忙忙爬上晒臺，婦人送上便扶住板凳道：“好生過去罷，不可失約。”文芳道：“不必叮嚀。”慢慢走過牆頭，接著梯子下去，走到自己房中去，睡到晌午方纔起來。花有憐進來道：“大爺如今是相思如願了！”文芳道：“我不瞞你說，今晚他還約我過去。”

話休重敘，書中要簡短為妙。花文芳自此夜夜去非止一日。堪堪到二十六日，卻是馮旭行聘之期，魏臨川催花文芳恭喜錢、馮兩家，花文芳祇得依他，坐了轎子登堂拜賀。家丁拿帖子先到馮旭家，傳進名帖下轎。馮旭道：“一向少來奉候。”文芳道：“彼此少情。”茶畢。文芳起身，馮旭道：“花兄為何匆匆而行？”文芳道：“小弟還要到錢兄那裏賀喜。”馮旭送出大門。

文芳來到錢家，依然登堂。錢林道：“請坐，獻茶。”文芳笑嘻嘻的道：“兄弟方纔在令親處恭喜，大禮尚未過來。”錢林道：“月老尚未過去。”文芳即便告辭回府。這且不言。

單道湯彪見花文芳來，笑道：“一向不見面。”想他為此婚姻之事，今日為何反來恭喜。馮旭道：“他是小弟的好友，心中雖惱，不好不來。”

說畢，祇見朱輝到了，眾人見禮。馮旭稱謝道：“又驚動老伯臺駕。”旋邀同觀大禮，朱輝逐一看過，人夫已齊，兩邊吹打，家人掛紅，一盒一盒捧出，街坊上人爭看好不熱鬧。城中縉紳大人，凡有相識，與那些同學朋友，俱到兩家來賀。那個不知馮旭與錢林家做親，兩家俱是車馬盈門。等到禮畢回來時，馮旭著人下帖請酒。便問湯彪，“文芳可請他一聲，不來就罷了！”湯彪點頭道：“是！”

且花文芳回到書房，正在告訴臨川到兩家去的情景，忽見門公拿著名帖來道：“馮相公著人來請酒。”魏臨川接過來看，寫的是：“即午滌卮，候光。”下寫著：“眷同學弟馮旭頓首拜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我正要他來請大爺赴席，我好用計。”文芳依言，到晚間，竟自去赴席。暫且不言。

再言花太太府中有一個丫頭，名叫春英，生得有七八分人才，今年一十八歲了，也是文芳與他做些不尷不尬的事。文芳自從與崔氏勾搭上了，那有心情理他，他每晚間私走出來尋花文芳，常看見魏臨川終日在書房，與大爺交頭接耳說話。心中想道，今日大爺往馮家喫酒去了，花有憐自然跟去。趁此無人不免到書房與魏臨川一會，免我胡思亂想。

忙去搽搽粉，換了乾淨衣服，悄悄一人，走至書房門首。往裏一張，卻靜悄悄一人無，就進門來，祇見魏臨川伏在榻上打盹，走至身旁，用手輕輕在他身上一摸道：“魏相公，你好睡呀！”

魏臨川驚醒，見一個丫頭站在面前，生得到也不俗。忙站起身來問道：“姐姐到此有何貴幹？”春英見他問，無言回答，祇得問道：“你為何終日在此歇宿，總不回家，家中娘子可不想你麼？”魏臨川乃是慣走風月的人，見他如此說來，心上便自明白，答道：“我原要回去，無奈你家大爺不肯放我回去，把我一人關在書房，寂寞不過。”春英道：“你既然寂寞，何不尋個人陪你頑耍？”臨川道：“蒙姐姐垂愛，就請姐姐陪我頑耍頑耍！”說罷，便抱著春英不放。春英道：“恐有人來不當穩便。”忙去將燈吹滅，就正書房內說事。

來。

不言他二人歡娛。且說花有憐見大爺往馮家去喫酒，心中想道：魏臨川的老婆，自從那日一見，怎麼放得他下。連日我家大爺夜夜過去，他好不受用，我欲過去，又怕我家大爺曉得。且喜今晚大爺不在家，且將他的衣服穿了裝做大爺的模樣，悄悄爬上牆去，黑夜偷情誰知真假。主意已定，忙取衣巾著起，走至花園梯旁，拾起一塊鵝卵石子，藏在袖內，慢慢爬上牆頭。黑暗之中睜眼一看，祇見那邊有個晒臺，卻不甚高，欲要下去，無奈又矮，想道不知大爺怎麼下去，將袖中那石子望他屋上一丟，祇聽得骨碌碌滾將下去。

崔氏正叫小紅灶前取水，房中去洗腳。聽見石子響，心中想道：今日為何來得恁早？小紅尚未去睡。忙叫：“小紅你且睡罷。”小紅道：“娘子洗腳水未倒呢。”娘子道：“水留在房中，我還要洗洗腳，你先去睡。”小紅答應一聲，便走向廂房去。不料花有憐在牆等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想道：“我的符咒不靈，又將袖內五、六個石子一齊丟下，響得聲大，小紅大叫起來道：“娘子，不好了，房上有賊！”嚇得花有憐在牆上，慌了手腳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---

[返回 >> 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